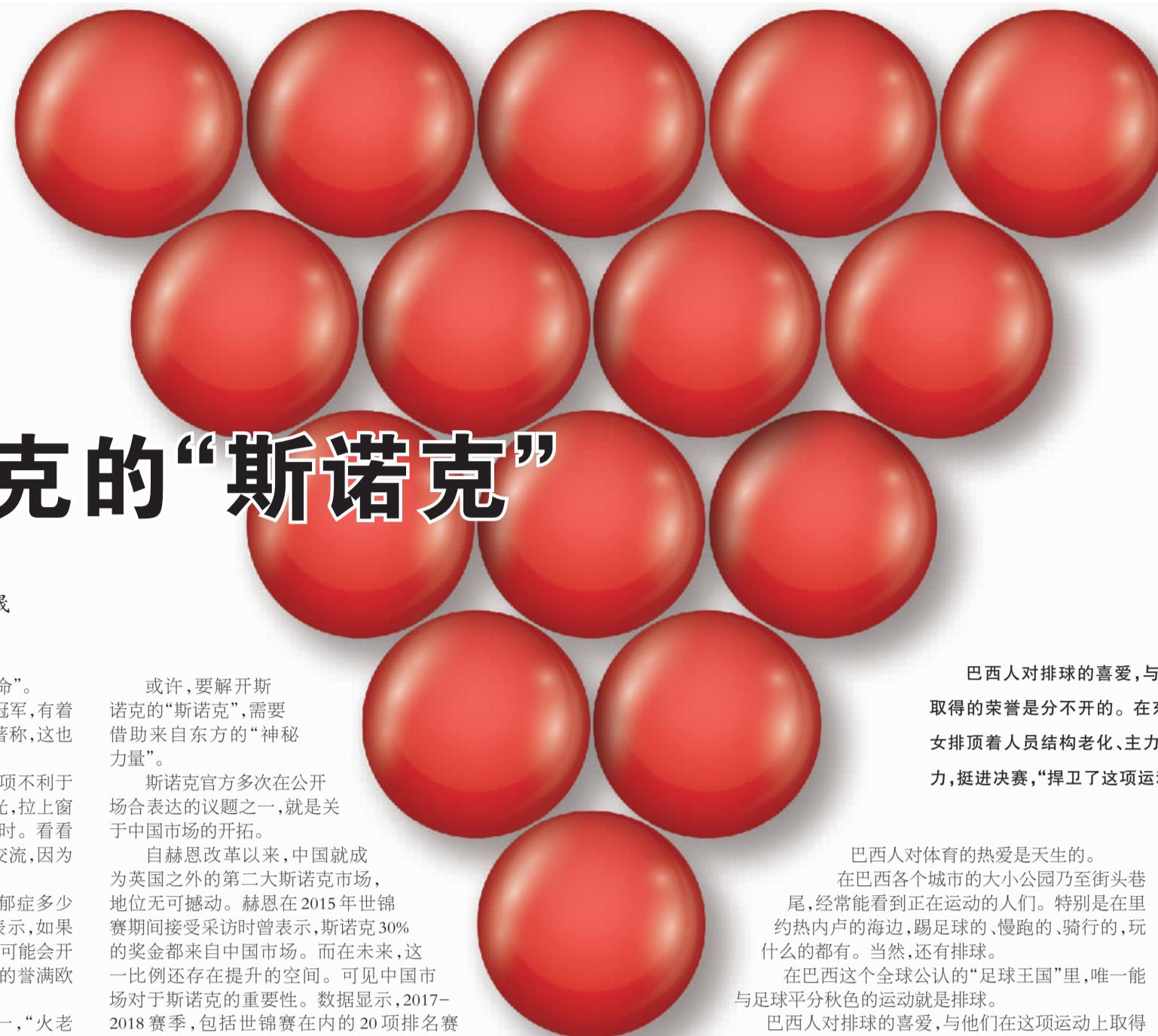


从兴起到步入黄金期再到陷入低迷，斯诺克的兴衰有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有观点认为，远离市场、拒绝改变是斯诺克走颓的根本原因。如果用斯诺克术语来形容，“端庄正派”的斯诺克似乎给自己做了一杆“斯诺克”。短期来看，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借助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不过从长远来看，培育新的市场与文化才是解决之道。期待有朝一日，来自市场与文化的“选手”能够解开斯诺克的“斯诺克”，然后再打出一局漂亮的单杆147。



斯诺克是台球运动的一个分支。其英文是snooker，本意是“障碍、阻碍”，所以这项运动真正的汉语全名应为“障碍台球”。

提起斯诺克，人们往往会想到小众、绅士与优雅。在这项起源于英国的运动中，为对手设置障碍的技术叫作“做斯诺克”。鉴于比赛规则，顶尖球员们必须要有超乎常人的全局思维、精准的走位控制技艺，甚至连打顺序都要提前计算好。

在智慧与牛顿力学的相互配合下，斯诺克的观赏性和智慧竞技性颇高，这也是其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斯诺克的“两性”，一位不得不提的传奇人物是乔·戴维斯。20世纪30年代，戴维斯首先意识到了控制白色母球走位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打斯诺克台球的普遍策略是彩球入袋后，做一杆斯诺克防守，直到乔·戴维斯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与精湛的杆法控制改变了这一切，使斯诺克的连续得分能力明显增强，比赛精彩程度也直线上升。

从此，斯诺克台球在英国真正兴盛起来。

不过，斯诺克真正的“黄金期”却是彩色电视机带来的。

1969年，英国广播公司为了推广新的彩色电视广播，发起了新斯诺克锦标赛Pot Black。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斯诺克比赛用球颜色鲜艳，很适合通过电视画面表现。

“彩色”的斯诺克和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迅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斯诺克与彩色电视节目互相成就，一并得到市场认同。几年后，世界职业锦标赛也有了电视转播。自此，斯诺克开始成为一项主流职业运动，并于1977年引入了世界职业选手排名制度。

1985年，斯诺克迎来了黄金期。

在当年的世界锦标赛决赛上，有近1850万(相当于当时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观众通过电视转播观看比赛。至此，斯诺克走向世界，成为一项风靡全球的新型台球运动。

然而，并不算长的黄金期过去后，斯诺克陷入了低迷，观众也越来越少。2009年温布利大师赛期间，斯诺克名将、人称“火老师”的奥沙利文与乔·佩里的比赛，现场只有2100名球迷，电视机前也只有数百万观众。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火老师”不想干了。

据媒体报道，“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罗尼·奥沙利文公开表示，不希望自家孩子追随自己的脚步。因为他觉得，“困在室

或许，要解开斯诺克的“斯诺克”，需要借助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斯诺克官方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议题之一，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开拓。

自赫恩改革以来，中国就成为英国之外的第二大斯诺克市场，地位无可撼动。赫恩在2015年世锦赛期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斯诺克30%的奖金都来自中国市场。而在未来，这一比例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可见中国市场对于斯诺克的重要性。数据显示，2017-2018赛季，包括世锦赛在内的20项排名赛中，在中国的比赛就有5项。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总奖金达到100万英镑。中国市场的强大让斯诺克重新焕发了活力。

如果排除商业因素，仅从体育本身来看，一方面，斯诺克对天赋的要求较高，且训练费用较高，这意味着有能力参与这项运动的人群必然有限；另一方面，斯诺克力与美兼备，其所带来的观赛享受与其他运动项目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只要把参与者与欣赏者在比赛中的角色平衡好，斯诺克并非不能形成竞技与市场的良性循环。

其次，市场开拓不够。奥沙利文曾直言，斯诺克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市场。市场决定需求，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要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市场。从当今世界流行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些运动背后都有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作为支撑。NBA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再次，斯诺克文化衰落。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巴里·赫恩曾表示：“市场变了，娱乐方式也变了，可斯诺克没变，还是那么‘端庄正派’。”斯诺克所代表的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年轻人。

如果用斯诺克术语来形容这一切，斯诺克给自己做了一杆“斯诺克”。

现任世界台联主席巴里·赫恩曾是斯诺克进入“黄金时代”的最大推手。2010年，老爷子重回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的位置，开启了斯诺克赛制和扩大斯诺克市场版图的“改革十年”。他改革赛制、比赛规则，甚至连球员的穿着都有了不小的变化。而赫恩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亚洲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巴西人对排球的喜爱，与他们在这项运动上取得的荣誉是分不开的。在东京奥运会上，巴西女排顶着人员结构老化、主力队员遭遇禁赛的压力，挺进决赛，“捍卫了这项运动的荣耀”。

巴西人对体育的热爱是天生的。在巴西各个城市的大小公园乃至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正在运动的人们。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海边，踢足球的、慢跑的、骑行的，玩什么的都有。当然，还有排球。

在巴西这个全球公认的“足球王国”里，唯一能与足球平分秋色的运动就是排球。

巴西人对排球的喜爱，与他们在这项运动上取得的荣誉分不开。在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上，巴西国内媒体称女排出征是“捍卫荣耀之战”。这是因为巴西女排国家队自1951年成立以来，在各项国际赛事上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泛美排球赛一路杀到大奖赛、世界杯和奥运会。

然而，由于核心队员青黄不接，巴西女排自2016年起一度消沉，在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仅获第七名，创下16年来最差成绩。

在东京奥运会上，巴西女排顶着人员结构老化、主力队员遭遇禁赛的压力，力克韩国队挺进决赛，虽然最终在决赛中惜败美国，但仍可称得上“捍卫了这项运动的荣耀”。

如今，巴西女排已经进入新的调整期，执掌国家队长达18年的67岁主教练吉马良斯再度续约球队，将继续带领这支队伍冲击新的目标。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吉马良斯曾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他参与的最后一届奥运会。但在摘得银牌后，巴西女排最终成功挽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主帅。

吉马良斯被称为巴西排球界“最伟大的教练”。这位年近古稀的主帅至今已执教排球逾30年。在上世纪，他成功引领巴西男排走上了强队之路，率领男排国家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首次夺冠摘金。本世纪，吉马良斯又成功塑造了巴西女排的战术风格，并于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夺得奥运金牌。

常言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吉马良斯就是偏爱老将的典型代表，长期的磨合与针对性培养也确实使巴西女排稳居世界一流强队之列。吉马良斯进一步发挥了巴西女排高快结合的优势，将两边强攻拉开，中间高点施压、主力重炮牵制的技巧加以完善丰富，使巴西队朝着兼顾攻防、减少漏洞的方向迈进。

然而，老将队伍的弊端也同样突出：东京奥运会周期中的巴西女排新老交替着实不够理想，成绩也一直不够稳定，得分点多与对手失误有关。

巴西专家在奥运赛事过后曾评论称，年龄问题将是巴西女排冲击下届奥运会的最大挑战——目前巴西女排的很多队员都已年满35岁，将很难持续服役到征战巴黎，女排国家队面临着迫切的“换血”难题。

除队员更新换代外，巴西排球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也面临着新冠疫情引发的一系列考验。

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赛事的举办。2020年，巴西体育界纷纷暂停联赛活动，巴西排协也同各大俱乐部以及国家队工作人员达成联合协议，暂停超级联赛赛事。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巴西经济的冲击也导致职业球队“断粮”。相比于足球，巴西排球俱乐部创建较晚，商业赞助也少得可怜，很多俱乐部在创立之初由主教练或创立人一手资助。如吉马良斯本人创立的圣保罗巴鲁埃里女排俱乐部，在成立之初一度缺乏资金支持，在国内比赛崭露头角后才获得赞助。

同时，受到疫情影响，不少赞助商本身也遭遇资金运转难题，不得不暂停对排球俱乐部的资助。由于资金链断裂，自今年初，吉马良斯已经开始自掏腰包，支付巴鲁埃里俱乐部员工工资、外出住宿、日常用餐等一系列费用。

除巴鲁埃里外，位居国内四强的里约弗拉门戈俱乐部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因赞助商未能履约，队员一度发薪困难。由巴西男排传奇二传里卡迪尼奥创办的马林加俱乐部境况最为尴尬：赞助商融资停止后，球队长期拖欠球员和教练工资，导致7名球员离队，仅有11名球员在编。为凑够比赛所需的12人，退役已久的里卡迪尼奥只得复出，作为自己球队的队员参加比赛。该球队的粉丝甚至为此在网上发起众筹活动，计划筹集180万雷亚尔(约210万元人民币)资助该俱乐部继续运营。

## 传承·体操

李春辉

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体操作为俄传统优势项目地位动摇过，但从未坍塌。一代一代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一代一代成熟运动员巅峰不再，新人换旧人，时间在变，但传承一直不变。

对于俄罗斯观众来说，2020东京奥运会是压抑的。原因不仅在于俄罗斯运动员无法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还在于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在艺术体操决赛中，尽管以色列运动员莉娜·阿什拉姆出现了严重失误，依然获得了冠军，这也让该项目传统强国俄罗斯自1996年来第一次尝到败绩。俄方对此提出了抗议，但重新评分的要求被拒绝了。俄艺术体操联合会主席维纳·乌斯曼诺娃表示，奥林匹克传统和规则在东京奥运会遭到了破坏。

对于俄罗斯观众来说，2020东京奥运会同样又是值得铭记的。俄代表团共获得20枚金牌、28枚银牌和23枚铜牌，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五，包括体操在内的很多项目重回世界第一。

体操是俄罗斯的传统强项。早在18世纪的时候，彼得大帝就非常重视体操，还将其引

入军队训练中。

19世纪80年代，俄体操联合会在莫斯科举办了该国第一次体操比赛，虽然只有11人参赛，但意义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各主要城市均建立了体操社团，并定期举办全国锦标赛。1912年，俄体操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虽然未能取得足以让人铭记在心的好成绩，但仍称得上体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苏联时期，体操真正成为一项大众运动。在这段时期内，体操运动不仅得到了广泛推广，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52年，苏联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便在团体和个人项目中夺得金牌。有统计数

据显示，苏联体操运动员共取得300多枚奥运奖牌，其中近一半为金牌；共参加了14届世锦赛，获得400多枚奖牌。

后来的俄罗斯体操，显然传承了苏联基因，并先后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运

动员。

比如，阿列克谢·涅莫夫。他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6块奖牌，其中2枚是金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含金量最高的个人全能金牌。其动作兼具高难度与观赏性，气质优雅且风格独特，被认为是完美的世界级体操运动员。

又比如，斯维特兰娜·霍尔金娜。其职业生涯中共获得7块奥运奖牌，其中2枚是金牌，此外还获得过9次世界体操锦标赛冠军。霍尔金娜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动作优雅，曾在1996年与2000年连续两届奥运会上获得高低杠金牌，被称为“高低杠女王”。目前体操技术中有6个动作以她的名字命名。

还比如，阿莉娅·穆斯塔芬娜。俄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会经历低谷，未有金牌入账。之后，穆斯塔芬娜勇担重任，在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上帮助俄罗斯队摘得2枚高低杠金牌。

低谷之后，俄体操队知耻而后勇，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重回世界第一。

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体操作为俄传统优势项目地位动摇过，但从未坍塌。一代一代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一代一代成熟运动员巅峰不再，新人换旧人，时间在变，但传承一直不变。